



徐志摩全集

• 補編 •

2

小說·戲劇集

I2
X6

目 錄

渦堤孩.....

『墨梭林尼的中飯』的最後一段.....

渦堤孩

第一幕 第一景

老漁翁的村舍內景。老太太坐在壁爐邊一張高背的椅內。漁翁在桌邊修補他的漁網，門外有人打門。老夫妻聽了都現驚懼貌。老翁起身走近門，將啓之，復躊躇，仍歸理其網。

老太太 老爹，你怎麼的不去開門呀！外面風吹得那麼大，一會兒打雷下大雨都說不定；我們窮人家，也不會有壞人來打主意，有人打着門，你也得出去看看，準是趕道兒的，難道我們還捨不得讓人家烤烤火喝一杯熱湯的小方便嗎？

老翁 我可有點兒怕，我自個兒也說不上。外面的風刮得有點兒怪，說不定有……方才我從林子裏回家的時候，怕人的怪影子，黑的，白的，灰的，顛頭播腦的，攔着我的道兒，簡直把

我迷糊塗了，回頭在那瀑布的前面，明明的站着一個很老的老頭子，滿頭的白髮，一臉的白鬍子，我在月光裏看得頂明白的，他那怪相，對着我老點着頭兒！

老太太（攔住他）老爹，你怎麼的不害臊呀！自從耶穌出世，什麼妖魔鬼怪都讓天文的靈光嚇跑了不是？虧你的，這麼大的年紀，說小孩子的瘋話，怕鬼，怕妖怪，真是！得，你怕開門着鬼，我不怕！你不開，我來開吧。

（她站起身蹣跚着走過去）

老翁 別忙，別忙，太太！

（他過去，不願意的，把門開了。黑爾勃郎站在門口）

上帝保佑，這是誰呀？

黑爾勃郎（進門）仁慈的漁翁，我是迷路的，人也倦了，馬也疲了。你有法子讓我們充饑沒有？

這大風暴的夜裏，我們也不能趕道兒，你能讓我們歇着嗎？

老翁 請進來，請進來。只要客不嫌簡慢，我們有的是草房子，有的是麵包。馬房馬料也是

現成的，那邊大楊樹的底下草地上，你說合式不合式？

黑 再好沒有了。就是老翁不行方便，我也不敢冒着這怕人的黑夜，去衝那鬼怪出沒的林子。

老翁（攔着）別說害怕，回頭他們又來興妖作怪的。你進門兒來得了。

（老翁關上了門。黑走向前。老太太微欠身招呼）

黑 您晚上好，老太太。

老太太 上帝保佑你，先生。

老翁 我去收拾你的馬。

黑 多謝，好朋友。

（老翁出門。老太太復歸）

老太太（音微顫）

先生，您請坐吧，別嫌我們好簡陋。那邊屋角兒上有個小板凳不是？您得小心一點。那凳子有我一般的老。拉這兒來，這兒來烤火吧。放心坐下去，不礙，壞不了，可別坐太快。

(黑携橈近火，謹慎地坐下了。老太太瞧着他)

老太太 您穿的多美的紅袍呀！你是幹什麼的？你打扮的這麼的體面，這麼大風天兒，怎麼的會到這兒荒野的地角兒來您呢？

黑 我是黑爾勃郎，人家叫我林斯推頓的黑爾勃郎。

老太太 您住在那兒？

黑 我的莊子靠近着多惱河的源頭，(窗上有潑水聲。老太太仰視，搖手止之)

老太太 渴堤孩，別頑皮！

(窗外又潑水，沖開了窗子，直瀉進房。笑聲。黑起立驚視)

黑 什麼，是鬼笑還是妖魔的鈴聲？(時老翁已進屋，走向窗，搖拳怒置)

老翁 得了，孩子，你再頑皮看！你不害臊，我可受不了。有貴客在這兒哪。(向黑)先生，別見怪哪，渴堤孩就是頑皮。

黑 你的姑娘嗎？

老翁 我的乾女兒，頂頑皮的孩子，可是心眼兒不壞，好孩子。

老太太 你到說得好聽！你是整天的外面打魚，不到晚不回家，她放肆，你寵着她；她頑皮，你對着笑；我在家裏的可不一樣呀，我得整天的受她淘氣，她那小野馬兒，東跳西竄的，我可受不了呀！

老翁 對，可是你愛她還不是一樣。你的女兒，我的湖，一樣的可愛，一樣的淘氣，太太，我對着你說吧。我的湖也不是好伺候的呀，一會兒刮風，一會兒起浪，鬧得你沒有個安寧；可是我也捨不得不愛她呀，太太，對不對？（門突開，渦堤孩直衝入室，笑着）

渦堤孩 有貴客？真是有客不成？爹，您沒有冤我嗎？

（見了黑，歡喜的叫着）

啊，是真的！是真的！

（直前跪黑前，持其手吻之）

你到底來了不是！我常常的夢見你，現在我的夢果然是靈驗了。

老太太 （干涉，拉渦堤孩臂使起）

渦 （不羞）又不老，又不白頭，也不像一個打魚的，也沒有皺紋。你的手是又光滑又柔軟！

難道年輕的男子都像你一樣的？

老太太 得了得了，不害羞！快去做你的事情，女孩子總是靦靦覷覷的，誰有像你這樣的發瘋！

（渦跑去搬過她的小紡車來，把她的小板櫈放在黑的身旁）

老太太 （對黑）您就不用理她。

渦 做工就做工，我就在這兒做我的工，好吧，你就講給我聽那樹林裏奇怪的事兒。

（黑驚動。渦點頭微笑）

你也得告訴我你的名字，你是那兒來的，你也得告訴我你們的大世界是怎麼樣的。那邊的高貴的女郎是什麼樣的？她們美不美呀？

老翁 得了，孩子，渦堤孩。這那兒是講故事的時候？客人已經倦了，你也得知道小女孩子見了生人總是躲起來，誰有像你這樣鸚鵡頭露面多說話？

渦 （怒起立，紡車倒翻，頓小足）

他是我的，他是風雨送來給我的騎士，我要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。我要，他就得做。

老太太 你這壞孩子！

渦 你整天的罵我，也不讓我有我自個兒的主意。還說我壞。好，我也不跟你們住，我也不愛這烟煤薰黑的小草棚兒。（渦堤孩疾馳出門）

黑 （隨渦）渦堤孩，渦堤孩，回來，渦堤孩。回來。渦堤孩。

老翁 （搖頭）她要是不願意回來，嚷也是沒有用的。這孩子就是淘氣，你也不用叫她了。（對老太太）媽媽，看看我們有什麼東西好吃，你收拾起來吧。我說騎士先生，你說那孩子真又些個兒可憂不是？再說那孩子，她上我們這兒來倒是有一段故事。你要是願意聽，我就講她那天大風雨的晚上怎樣的上我們這兒來。

黑 我真願意聽你講渦堤孩的故事。

老翁 那就請坐您哪。

（黑回至桌邊。老太太忙着拿東西，蹣跚的走着。她拿出了一長塊麵包，一瓶酒，桌上放了三個木碟子，三個木杯子）

老翁 （坐下）十五年前的一天晚上，我們公婆倆坐在火爐邊的時候，門外有了響聲，水聲，像

是草地裏的流澗似的。我們就開門看了。這一開門兒，門口就沾着一個頂討人歡喜的女小孩。藍藍的小眼睛，對着我們儘笑——這時候外面的風雨頂大頂大的。那孩子的金黃的頭髮上，滿是一星一星的水珠，她的衣服也全是濕的，一個小小鴨子似的沾着儘滴水。她看的有三歲，一個頂可愛的小孩。我就說我們自個兒的好孩子遭了難，沒有人伸手幫着我們救命，現在人家的孩子沒有了主兒，我們可不能不依上帝的主意，我們就把那孩子收了。

黑 你們自己也有孩子？

老翁 （轉視其妻，老太太適出房取水去）可不是，我們也有一個女孩。就是現在說起了她我的媽媽還是難受。一個頂美的孩子，上帝到了我們晚年才給我們的，所以更是我們的寶貝了。但是有一天，在前面的湖邊上，太陽鏗亮的正照着水面，我們那孩子像是在水裏看着了什麼東西似的，她就從她媽臂膀裏一掙，嘭的一跳，一雙小手兒向前，她就落了水，那水流得頂急的，一會兒就把我們的好孩子，上帝知道，衝到那兒去了，我們二老哭哭啼啼的儘找儘找，也沒有找出一點兒蹤跡。

（翁悲掩面）

黑 可是渦堤孩？有了她，你們也有安慰不是？

老翁 我們愛她只當是我們自個兒的。渦堤孩，她自個說那是她的名字，一個古怪異教的名字，我們替她行洗禮，也就沒有改，她自個兒愛叫渦堤孩，我們不願意，我們的好神父也不願意。她又胡說八道的提什麼黃金的船兒，在湖上讓風暴給打爛了，她說的儘是瘋話，小孩做夢似的，什麼珊瑚宮，水晶洞兒，——

黑 聽呀！外面的風暴不是更猖狂了，大水的響聲不是？

老翁 準是那山澗又發了水了，就是隔著我們這塊地與那大林子的那條水。

（二人起向門，風衝門開。二人驚叫）

老翁 天保佑，可了不得！真是發大水！

黑 這草地全變了湖了。可是那條水！渦堤孩過去了不是！她怎麼回得來呢？

老翁 神靈保佑她，帶她回來。

（二人出門呼叫）

渦堤孩

渦堤孩！渦堤孩！渦堤孩！渦堤孩！

（老太太亦蹣跚步及出，外視，舉手大駭，復歛手祈禱。祈禱音不甚清，似唱似囁，復歸座似失知覺，頂上有天使歌聲）

祈禱。

天父，你克除妖魔，

人間行善的保護，

可憐我們軟弱的衆生，

只仰仗你的靈光救度。

天父，你大放光明，

照亮我們的途徑，

休教可怕的惡魔，

迷疊了我們的生命！

（老翁進房，喘氣，手拿騎士紅袍與佩刀，黑後隨，抱渦堤孩）

老翁 多謝上帝。這孩子差一點讓大水沖跑，幸虧他的靈光，她找了一個平安的地方躲着！

渦堤孩（已從黑懷中起立）你也得謝謝他，從水裏抱我回來。我就愛落水，下回我還要落水。

老翁（對騎士）啊，勞駕真是的，那水沖得兇，我的老骨頭簡直的沒有用，要不是你，這孩子到此刻還得躲在她那小島兒上。

（轉向妻）那水把我們這塊地整個兒沖成了一個島。水就不退，誰也過不去，我也沒有法子進城去賣魚，騎士先生，就是你天亮想騎馬過去也是不成。

渦（握手喜）我就愛這大水永遠把我們圍着！那你就得做我們的俘虜，我就做你的牢頭禁子。我來幫忙吧。（從翁手中取衣，喜攸攸，掛起使乾）（對黑）到爐邊來，烘乾你的裏衣。

（按之使坐，自取小櫬緊握其旁。老太太將止之，但翁示意勿聲）

渦（婉求）這會兒您得告訴我大林子裏的事情了。你怎麼的會到這兒來，會到我這兒來。老太太 真是太不要……

老翁 隨她，隨她！

黑（笑）那我就講吧。在那大林子背後有一個大城子，我們在那兒舉行長槍賽武大會，所有的貴族騎士全到場的——

渦（岔）是的，我就夢見你得勝。那就對！

黑 我比武不止一次，得勝也不止一次。（稍頓）那時我見着一個最美的女郎，我就問了，她的名字是培托爾達，霍恩華公爵的養女，她的父親沒有人知道。我求她與我跳舞，她答允了，在全舍裏我最得她的恩寵——

（黑忽呼痛。渦堤孩正嚼其手）

小壞人，你怎麼了！想不到你那珠寶似的牙齒到有這樣的鋒利。你瞧，出了血了！我有什麼事惱了你？

渦 有的話比頂快的刀還刺得深。我就恨培托爾達。（頓足）旁的女孩子跳舞倒不礙，只要沒有人反對（悻然望老太太），也許她們跳得比你那些貴婦人更輕靈。

老太太 渦堤孩，你瘋了嗎？快去睡去。

渦 不，娘呀，讓我耽着，我再不頑皮了。（對黑）請你饒恕我。如其你真痛了我很抱歉，可是你得小心，你對我講培托爾達。醜鬼！

黑 她是一個驕傲的女郎，我隨便問她要一點兒記念，一隻鑲珠寶的手套，我想要來放在我的盔上。她說『要手套不難，只要你騎馬去穿過那出妖怪的大林子』，我原來並不一定要那東西，可是既然她激動我，我也不得不表示我騎士的勇氣，我就上馬進了林子。

渦 要是我是戀愛，我決不會得趕你去走那危險的道兒，我決不爲我自個兒的驕傲或是虛榮，逼迫你探檢那大林子的秘密。可是那出怪的林子又是怎麼樣呢？

黑 別再問我，我講起就打寒噤。可怕的影子，開口的畜生，鬼相的猴子，躲在樹上開你的頑笑，他們還折下樹枝來，嚇呵我到半夜裏要燒烤我的骨頭。

（老翁與妻作祈禱狀，舉手止之，但渦堤孩聽講甚樂）

渦 你沒有讓他們燒烤總還不礙。還有呢？

黑 我的嚇瘋了的馬，就在林子裏亂衝，我韁繩也拉不住，也沒有法子停住他，險一點他把我甩下了深的可怕的深潭，要不是個老人。白髮白鬚的，一把挽住了我的馬頭，領我

回上了道兒。

（老翁發寒噤。渦堤孩把手當胸）

黑 那好老人我始終沒有謝他，很是抱歉的。說也怪，他跑進了一個瀑布，就不見了；你知道他的名字嗎？

渦 我與他很熟。

老翁 （起立）天不早了，是好人全得睡了。

（對騎士）你要是不嫌和我同床，媽媽就去伴那孩子。

（渦堤孩尖嘴聳肩。老太太從爐火中點紙燃，拉開幔子，露出樓梯，拾級自登。老翁關門隨登）

黑 我真是倦了，準睡得着，勞你駕真是。

（對渦，時翁上門）

難道小渦堤孩咬了我一口，還不願意得我一點兒報酬？

渦 我沒有該你什麼，要是我沒有咬了你那一口，封了你的口，誰知道你和培托爾達的故事

有多長有多密。去吧，快去做夢見她吧。

（負氣去，復轉身向客和顏道晚安。老翁止之，持燈前引，促二人登樓，已亦隨登。台上空時，門忽開，一水靈溜入室。額綴明星。歌舞甫起，餘衆隨入，羣舞且歌）

漣兒（唱）——

漣兒歌

漣兒孩，快來吧，漣兒孩！

湖水是一片閃亮的明輝，

滿天的星星，

黑夜的清虛，

水靈兒到青草地來小舞紆徊。

沒有一瓣草上不帶露珠，

替你編一身鮮艷的繡襦，

漣兒孩